

# 养老护理员，他们从哪里来？



■ 过年不回家的护理员们

## 焦点关注

又是九月九/重阳夜/难聚首/思乡的人儿/飘流在外头……

万家团聚的时候，最可爱的护理员们只能牺牲自家，无法尽孝，以辛勤劳动支撑着养老院的正常运作。

■ 实习记者 周旭

上海市金色港湾养老院院长谢荣娣说起某一年的大年夜，她在养老院里陪着那些没回家的外地护理员们一起过年，大家聚在一起唱这首《九月九的酒》，在场每个人都唱得心酸落泪。过年时，那些在大城市闯荡的外来人员都会纷纷回家与亲人团聚，而养老院的老人们却离不开护理员们的照顾，所以这里的养老护理员们即使远离家乡千万里，即使万分思念家中的亲人，在万家团聚的时候依然守候在老人们身边。已逾耳顺之年的谢院长也年年在养老院陪着护理员们一起过年。她知道，正是这群最可爱的护理员们，以辛勤劳动确保了养老院的正常运作。

养老院的工作辛苦而繁忙，他们的探亲假都需要提前请。护理员王家梅从前在医院当过护工，来这儿后凭着自己的专业技能晋升到了护理班长，从此更是以身作则，从不耽误院里的工作。然而，提到去年父亲弥留之际，她哽咽了，等她赶到家依然没能见到父亲

## “大陆”归来 ——“大陆博士”和她构建的儿童生态型教育系统



今年风靡一时的动画大片——大圣归来，在其亲子点映礼上给予我最大的观影感受归总起来，大概三个词足以说明之，前两个是基于技术驱动的——国产，品质。第三个词则是蕴含并萃取于其中的亲子教育启示——信任，鼓励，激发。这不正是亲子教育的内核之一吗？好比是武功修为里的内功心法。

诚然，大圣是个英雄无疑，却也是个不成熟的颓废大叔，同时是个失去勇气的熊孩子。有人说，童年时总有一个男神叫孙悟空，而如今总有一个男神的救赎叫江流儿。十世的角色轮回与换位之间，一个亘古不变的事实依旧，江流儿最终仍是大圣的师傅，是导师，甚至是父亲。“别哭别哭，有了大圣就什么都不怕了，大圣会保护你的。”这是信任。“齐天大圣孙悟空，身如玄铁，火眼金睛，长生不老，还有七十二变。”这是鼓励。“佛祖会听到我念经么？那我一定要好好念诵，祈求他早日解开你的封印。”这是激发。

这是一个极具中国式家庭教育模式的过

程，最后我们大家才看到一个完整的、完美的归来的圣人。他重燃心中的正义之火，重拾丢掉的力量和信仰，从一个冥顽不灵的任性熊孩子蜕变为对抗邪恶拯救同伴的超级英雄，从一个原本被救赎的对象里转化为了主动去救赎的身份属性。

而作为笔者，这次想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主角不是归来的圣人，而是归来的“大陆”——著名教育企业家、素有“大陆博士”美誉之称的和思教育创始人兼CEO陆宇斐博士。前面谈及的这些观点也不是笔者心得，而纯粹出自陆总之口，这也是她身兼HICE(和思中国儿童研究院)院长的一点亲子思考。

陆总师出中科院脑科学博士，多年来一直潜心做学问，致力于中国儿童教育理念的深层次探究。她是意大利瑞吉欧教育理念的倡导者，是学贯中西的主流双文化人，是一位漂亮可爱的六岁女孩的超级妈咪。她是全球华语女性中独自骑行川藏线的女博士，她是资深跨界探索者，儿童教育研究专家，新锐教育企业家。她是家长、孩子和同仁们口中亲昵无间的“大陆博士”。

“做教育，得走心。”每获赞誉，陆总则几乎都是轻描淡写的这几个字。

我和陆总算同行，只不过她专注亲子教育模块，我做基础教育阶段。可以说，她做的是我们基础的基础，是基石，整个教育系统里最难的那一层地基，理应让更多的教育开源资源助力于她。然而，除了维持公司正常管理与发展，以及履行早就签约好的全国巡讲专场，这几年她已经很少在公众面前露面。我知

最后一面。当问到她有没有怨言时，她笑着回答：“头几年心里有怨气，现在已经想通了，这份工作让我无法对自己的父母尽孝，但能把院里的老人们伺候好，也是一种尽孝吧！”堆满笑容的她眼眶里闪着不易察觉的泪光。

金色港湾成立于1999年，是上海最早的民营养老院。谢院长曾打过工、当过厂长，10多年前开始经营这家养老院。2014年金色港湾被评为“全国最佳养老机构”和4A级社会组织。早年养老院还能招到上海本地的护理员，后来谢院长发现，招来的护理员的家乡越来越远，已经由沪籍到江浙、安徽，现在已经远至陕西汉中了。养老护理员的稀缺是这个行业普遍的难题，有的养老院建有足够的床位，却因为没有足够的护理员而大量空置。

养老院里住着各种各样的老人，有乐观睿智的，有敏感脆弱的，也有罹患阿尔兹海默症而无法与人沟通的……养老护理员们与他们朝夕相处，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其间的苦乐心酸不一而足。

有时候，护理员们会遭遇老人和家属的误解。有一回，有个家属来投诉：“我妈妈床头的蜜枣没了，哪里去了？是不是护理员偷拿了？”还有一回，有个老人竟然对着护理员说：“你们就是命不好，所以才做这种伺候人的工作。”护理员心里难受极了。

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是养老院里需要特别照顾的一群人。常常刚吃过饭，老人就说：“我饿了。怎么还不给我吃饭？”这时候护理员像妈妈哄小孩一样耐心地哄老人：“他们的智力只有3岁小孩的水平，这时候得表面上顺着他们来，我们自己再调节。”

工作中遇到不理解，往往会给护理员积累一些负面情绪。院里的领导和社工会给他们作心理疏导，他们也有自己的排解方式。一位护

理员说，“心里难受，就出去跑跑步，看看好玩的娱乐节目，也会告诉自己，他们都是老人，有时候也挺孤独的，想想就过去了。”

但是更多时候，他们的无私付出赢得了老人的信任和喜爱。王安霞护理员被院里的同事们亲切地称作“疯丫头”，今年40多岁的她已经当上了外婆。16岁那年她被亲生父亲卖到河南农村，嫁给了比自己大12岁的男人。她是个乐观、坚强的女人，靠着一股不服命运的勇气终于走出了山沟沟。命运多舛的她把金色港湾当成了家，把院里的老人视如父母，她护理的所有老人都被亲切地喊作“老爸”、“老妈”，老人家属们也特喜欢她。每当她休假回老家，老人们就会掰着手指头等她回来，个别老人还会耍脾气，跟院领导着急生气。老人自己的子女，因为工作繁忙很少能来看望，甚至有的在国外，一年都不见得回来一次，子女通常还没有护理员了解老人真实的生活状况。

老人和护理员们相互依赖和牵挂，护理员只要工作一久就很难离开。谢院长自豪中也带着担忧：这里的护理员大多是60后，如今也年纪渐长。纵然他们热爱这份工作，但早晚也会因家庭需要或身体原因回到家乡。如果没有新鲜血液的补充，以后的护理员从哪里来？未来的银发中国该怎么办？



▲长期卧床的老人到花园里散步  
护理部王主任用轮椅车推着

效应。

另外，陆总一手创建的产学研为一体的HICE(和思儿童教育研究院)，则更多的是在理论体系的研究方面发力，并将这些理念通过童年汇社区儿童学院落地生根，让更多的儿童受惠。作为教育理念与研究理论的模型框架，HICE是优化儿童教育环境和构筑亲子智慧工程的梦工场。比如在2014年底，陆总就联合多位教育界、媒体界的专家同仁共同发布了全球华语世界民间儿童影视剧分级标准《中国儿童影视剧分级标准1.0版本》，将儿童影视剧分为五级：TV-K(2-6岁)、TV-G(6-7岁)、TV-7(7-10岁)、TV-PG(10-14岁)、TV-14(14岁以上)。

不仅于此，在科学教育理论研究之外，陆总在公司战略规划上同样自有一套专属于她的打法。她成竹在胸的表示，我一直想用星巴克思维进一步打造和思模式与和思方法论，经过这几年的积累与沉淀，我觉得时机已慢慢成熟，所以开始陆续开源给社会，以期惠及更多的家庭。至于未来的发展，我坚信这一整套系统理论背后的模式与方法论是可期的，且将依托和思儿童教育研究院(HICE)、童年汇社区儿童学院以及社区生态圈拓展事业部三大机构，为儿童构建一个能提供五个维度均衡发展的动态教育生态系统，让儿童教育成为一种真正具有影响力的社会价值。这也非但正切合和思立志要成为“儿童竞争力培养专家”的企业使命与文化价值，我们还更在于要做“中国儿童教育工程里的星巴克”。

好孩子科学育儿网 主编 杜峥